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十編 11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

(2000~2013)(上)

古遠清·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編輯

十 編

第 11 冊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
(2000 ~ 2013) (上)

古遠清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 (2000 ~ 2013) (上) / 古遠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105〕

序 6+ 目 4+20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十編；第 11 冊)

ISBN 978-986-404-792-5 (精裝)

1. 臺灣文學史 2. 文學評論

733.08

105014941

ISBN-978-986-404-792-5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編 第 十 一 冊

ISBN : 978-986-404-792-5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 (2000 ~ 2013) (上)

作 者 古遠清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32096 字

定 價 十編 18 冊 (精裝) 台幣 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
(2000 ~ 2013) (上)

古遠清 著

作者簡介

古遠清，1941年生。廣東梅縣人，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吉隆坡出版有《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臺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臺灣當代新詩史》《香港當代新詩史》《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當代臺港文學概論》《庭外「審判」余秋雨》《耕耘在華文文學田野》等 20 多種著作。另還有《臺灣當代文學辭典》《澳門文學編年史》《古遠清選集》（花城出版社）待出版。

提 要

用真誠、善意、犀利的文筆，記錄與評價新世紀臺灣文壇洶湧而來的政治小說、波瀾壯闊的回憶錄以及長流不盡的各種創作。

用一顆端然中帶有迷惘但決非沮喪的心，書寫著臺灣新世紀文學走過的旅程，其中包括收穫、焦慮、爭辯、遺憾與歌哭、欣喜和感動。

這裡有電閃雷鳴般的文學事件，更有雲淡風輕般的審美愉悅。

從彼岸走向此岸，從臺灣返歸大陸。

僅將此書獻給臺灣的文朋、詩友，以及所有關注臺灣文壇最新動向的學者和讀者。

自序：用政治天線接收臺灣文學頻道

千禧年鐘聲的敲響，帶給人們的不光是物理時間上的新的起跑線，更蘊含著人們對臺灣新世紀文學的希冀與期望。可這種美好的希冀與期望，淹沒在正在進行的臺式文革中。

如果說新世紀與上世紀的政治、社會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不到臺灣不知道文革還可以用選票搞。」這當然是戲言，但當臺灣一位名叫「範疇」的政論家說給我聽時，倒覺得倒蠻切合臺灣實際。

作為一位有 20 年「工齡」的臺灣文學研究者，且偶而寫點文章參與臺灣文壇論爭的大陸學人，筆者感到越來越需要研究新世紀臺灣文學給人們帶來那些希冀與期望。自然，新世紀臺灣文學產生的背景並不是臺式文革，但仍有新氣象、新情況需要探討，尤其是當民主選舉成為臺灣「聖牛」情勢下的當前文學，對正在自我矮化、自我村落化、鼓吹用「臺語」取代漢語、用「華人」取代「中國人」的本土文壇，很需要跟蹤書寫。

有位資深學者看了我正在做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臺灣新世紀文學史》打印稿後很不爽，他強烈反對用「史」命名。他倒不一定是認為「當代事，不成史」，而是覺得以「史」的名義顯得過於莊重，還不如用「現場」一類的詞好。這是很不錯的建議，筆者為此動搖過，很想按他的意見改。不過，後來掂量了一下：藍海的《抗戰文學史》〔註 1〕，不也就是當時創作的編排和歸納？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註 2〕，在框架上與作家作品彙編並無多大

〔註 1〕 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 年。

〔註 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的不同。至於今人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註3)，則純粹是批評家論組成。可見，「史」並不神秘，何況拙著前面有整體勾勒，有史的線索，有不少地方闡明了新世紀臺灣文學與上世紀末文學的不同之處——如作品不再依賴報刊雜誌發表，或以文學獎作為進入文壇的管道，形成短篇小說為創作為主的情況。在官方文藝政策尤其是鼓勵長篇小說創作的情況下，長篇小說創作再掀高潮。網路寫作的繁榮興旺，使作家可通過電子版的方式繞開出版社，與讀者直接進行交流。不敢說拙著已全面總結了臺灣當下文學發展的規律，但起碼描述了當選票變成臺灣所有核心價值、當作家以經營「部落格」或「臉書」的方式寫作的新世紀文學發展輪廓，其中也不乏「兩岸」框架下文學對象的經驗總結。

選賢舉能



原載朱天心：《小說家的政治周記》，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1994 年。

(註 3)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或曰：《臺灣新世紀文學史》寫的一些文學現象不是在網上或「年鑒」裏可以找到嗎？此話不錯，但從哪裏找到的畢竟不夠完整系統，也就是說，拙著是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如〈「臺語文學」的內部敵人〉這一節。

在這裡，「史」扮演著開啓文學史寶庫的鑰匙或總結文學發展規律的功能。由隔岸學者來寫臺灣文學史，本是一件困難的事：缺乏感同身受的體會，以及搜集資料的不易，但外地學者書寫容易取得「旁觀者清」的效果。

臺灣作家朱天心有部短篇小說集叫《我記得……》〔註4〕，筆者這本書也可以看作是「我記得新世紀臺灣文學出現了哪些重要作家作品，發生了哪些重大論爭和事件。」新世紀臺灣文學還在行進中，但對昨天來說，畢竟屬於過去式的記憶。作為大陸學者，為對岸文學取得豐碩成果高興的同時，也不免心生焦慮——焦慮的是臺灣文學離中國文學越來越遠，陳映真當年力圖打造的「中國臺灣文壇」隨著他生病「失語」，彷彿人們已記不得乃至灰飛煙滅了。君不見，兩岸是「兩國」關係、「中、臺文學的關係猶如英、美文學之間的關係」〔註5〕之病毒不但未清除，反而生蹦活跳得蔓生在骨骼、神經甚至表皮上。所謂「蝨子多了不癢」，多數人見怪不怪，甚至以養虱即高揚臺獨意識為榮。若這樣發展下去，那將是臺灣文學的一場浩劫。

為對岸寫文學史，應充滿收割的喜悅而不應該杞人憂天，但憂慮起碼說明筆者沒有隔岸觀火。有人看了拙著大膽寫到綠營內鬥如「笠」詩社開鋤陳填後嘖嘖稱奇，問我這些資料是怎麼搜集到的？因為有些事情連本地作家都不一定瞭解啊。不可否認，有些南部文友為我提供過一些信息和史料，但更多的是自己十下寶島採購書籍時找到的。當然，筆者不是有聞必錄，有許多資料經過仔細考慮後還是割愛了。

另一位學者稱讚筆者以尖刻及焦慮取代了昔日的幽默與寬容，肯定我不留情面，在許多地方不止一次冒犯別人的政治信仰或國族認同。這不是不厚道，更非無情義，因為任何撰史者都有自己的立場，都有自己的主張，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更何況無論是信仰還是意識形態，在臺灣都逃不脫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這兩大板塊，第三條道路是很難走通的。這裡不妨引用中正大

〔註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

〔註5〕林衡哲：〈漫談我對臺灣文化與臺灣文學的看法〉，臺北，《臺灣文藝》，1986年5月，第55頁。

學江寶釵教授〈自我的追尋——我的臺灣文學研究〉(註6)的一段敘述：1993年春天，她碰巧和本土學者呂興昌教授走在街上。已是黃昏時分，陽光留在地上的蔭影很長很傾斜，到了麗水街口繞過十字路，停在紅綠燈前的呂教授忽然問江寶釵：

「你是哪一國人？」

「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是臺灣人。」

呂教授用力地看了江一眼：

「我第一是臺灣人，我第二是臺灣人，我第三還是臺灣人。」

這樣的話暗示著什麼，使連名字都帶有中國文化即《紅樓夢》烙印的江寶釵大吃一驚：「我的五臟六腑大地震，四分五裂。我出身貧苦，賴師友幫助，從小到大，一路讀的第一志願，我是那種『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她就讀的高中就在總統府旁邊，每天走過廣場，向飄揚有「中華」印記的藍色旗幟致敬。她不解：我們既然吃的是米飯，用的是筷子，過的是中秋，寫的是中文，「爲什麼如此而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困惑著，不知道怎樣提問題，又感到與呂老師未熟悉到可以隨意地問，所以就茫茫然回嘉義了。」

從大陸學者的觀點看，外省作家尤其是張道藩們沒有意料到本該永遠記得的「自由中國文壇」，怎麼會一下不記得了或曰崩潰得那麼快，可葉石濤、鍾肇政還有李喬等人苦心經營與中國文學無關的「臺灣(國)文壇」，也絕非人們將永遠會記得，因爲它一直受到李敖們的反抗及有「戰神」之稱的陳映真等統派作家的抵制。至於認爲用中文寫作「可恥」的蔣爲文(註7)，他純屬數典忘祖的紅衛兵式人物，據2014年8月12日香港「中評網」〈臺獨人士都去講火星語吧！〉的評論及同月10日〈臺灣各校臺文系出現危機〉報導，包括教育臺灣化聯盟、臺灣社、臺灣北社、臺灣中社、臺灣南社、臺灣客社、臺灣教授協會等獨派社團8日舉行記者會，「臺南成功大學『臺文系』蔣爲文表示，隨著馬政權『親中、賣臺』政策日趨顯著，全臺『臺文系』所面對的危機越來越明顯。」其實，這危機並不是馬英九執政造成的，而是「臺文系」企圖與中國斷奶而走進死胡同的結果。蔣爲文的主張連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的許多老師都不贊同，那用得著擔心「去中國化」的臺式文化大革命會真的

〔註6〕高雄，《文學臺灣》2002年冬季號，總第44期，第26~27頁。

〔註7〕臺文筆會編輯：《蔣爲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臺灣作家 ai/oi 用臺灣語文創作》，臺南，亞細亞際傳播社，2011年。

會將中華文化消滅麼？

不過，本土勢力這麼強悍，「去中國化」之風勁吹，黃春明要「戰勝」蔣某畢竟不容易。如果把黃春明擔心「臺語」取代中文的焦慮只是針對某位天天製造「脫中國」非常難笑的笑話這種極端人物，未免縮小了黃氏主張用中國語寫作的意義。有人譏為這是用政治天線接受文學頻道。可臺灣文學的確從來沒有離開政治，用意識形態的天線去衡量並沒有錯。需要說明的是，本人不是只用「政治天線」，還有審美天線、語言天線，只不過這些天線沒有政治天線那麼粗罷了。好吧，就算筆者拋棄政治天線，還是難逃被彭瑞金歸類為「文學恐龍」或「文學統戰部隊」裏去。不過，關於後者，本土文學宗師葉石濤早就說過：「把它解釋為『統戰』的一部分，固然有助於我們保有阿 Q 式的自尊；其實，這是臺灣學界不折不扣的不長進和恥辱。」〔註 8〕

不客氣地說，當下臺灣文壇，其下半身已陷入「臺灣文學主權在臺灣」的觀念，倘若繼續隨著當下民進黨「逢中必反」、「逢馬必罵」的邏輯起舞，恐怕不久之後，連上半身也要陷進，最後滅頂於「臺語文學才是臺灣文學」〔註 9〕以及「母語建國」〔註 10〕這類主張。這不但是臺灣文壇的災難，也是中國文壇的不幸，但願這不是杞人憂天。

用中文寫作還是用所謂臺語寫作，是受制於祖國大陸的文化力場，還是遠離乃至埋葬這種力場，那畢竟是臺灣作家的自我選擇。新世紀，將是臺灣南北兩派作家分道揚鑣的時刻。在已往 13 年中，可看出越來越多的臺灣作家正在選擇不做中國作家。這種封閉症和「獨立病」，是外人很難瞭解的「臺灣特色之痛」，它很難治癒。如果在臺灣有人能治這種病，大陸乃至整個中國文壇當然受益。應該看到，病毒的發源地來自無限膨脹的臺灣意識。這種病毒的強大，已被曾參與籌備「建國黨」的老作家李喬的著作《文化·臺灣文化·新國家》〔註 11〕及李敏勇提出的「寧愛臺灣草笠，不戴中國皇冠」〔註 12〕口號等種種病情所證實。如能迷途知返，將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連結，便找到了良藥。服用它，何樂而不為？

〔註 8〕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出版社，1992 年，第 55 頁。

〔註 9〕 林央敏：〈回歸臺灣文學的面腔〉，臺南，《臺文戰線》，1991 年 9 月。

〔註 10〕 方耀乾：《臺語文學發展簡史》，見臺語 kap 客語現代文學專題網站。

〔註 11〕 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 年。

〔註 12〕 李敏勇：〈寧愛臺灣草笠，不戴中國皇冠〉，《笠》，1987 年 6 月。



目

次

上 冊

自序：用政治天線接收臺灣文學頻道

導 論	1
一、從「政治時間」到「文學時間」	2
二、三分天下的文壇	8
三、「兩岸文學，各自表述」	13
第一章 文學制度的裂變	21
一、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文藝政策	21
二、不再「以黨領政」的國民黨	25
三、從一「會」獨大到多「會」競爭	30
四、新媒介時代的出版體制	34
五、文學獎的詭異現象	38
六、「國藝會」補助機制與小說生態發展	43
七、傷痕累累的文學教育	46
第二章 夾著閃電的文學事件	53
一、統獨兩派最具規模的演出	53
二、高雄市文藝獎上的「狼來了」	56
三、《臺灣論》所捲起的政治風暴	59
四、「流淚的年會」	63
五、「臺灣解放聯盟」杜十三的「行為藝術」	66
六、「不讓孔子哭泣」	70
七、黃春明的冤案	73
八、「笠」詩社開鋤陳填	79
第三章 詮釋權爭奪的攻防戰	83
一、世紀初的文化論辯	83
二、由「臺灣的文學年鑒」到「臺灣文學的年鑒」	87
三、「臺灣文學百年」論戰	90
四、高行健訪臺引發的爭議	94
五、臺灣文學系在「變質」？	97
六、「臺語文學」的內部敵人	101
七、「反攻」大陸學者寫的文學史	109
八、「日據」還是「日治」？	114

第四章 五色斑斕的文學現象	119
一、外省作家：「徘徊在鳥類獸類之間」	119
二、作家全集的出版與經典的建構	124
三、異軍突起的《印刻文學·生活誌》	129
四、從南洋漂來的熱帶文學	132
五、風燭殘年的中文系	138
六、再見，後殖民！	142
七、由「三陳會戰」到「三陳現象」	146
第五章 各具匠心的「後遺民寫作」	153
一、「張派」傳人朱天心	154
二、朱天文：在後現代聲光色影裏	159
三、孤絕的舞鶴	162
四、具有強烈實驗性的張大春	167
五、駱以軍：六〇以降第一人	173
第六章 洶湧而來的政治小說	179
一、師承魯迅的陳映真	179
二、狡黠冷冽的黃凡	184
三、楊青矗的《美麗島進行曲》	188
四、劉大任的保釣小說	192
五、李喬的「老人三書」	196
六、藍博洲的左翼敘事	201
下 冊	
第七章 長流不盡的各種創作（一）	207
一、施叔青：在性別視閥下重構歷史	207
二、從婆羅洲走來的李永平	212
三、「快樂地寫詩」與「苦痛地閱讀」	215
四、標榜「個性寫作」的散文	223
五、「六年級」作家筆下的新鄉土	226
六、「七年級」作家筆下的「偽鄉土」？	237
第八章 長流不盡的各種創作（二）	247
一、打造原住民文學的舞臺	247
二、詰屈聱牙的「臺語文學」	251

三、九把刀等人的「數位文學」	257
四、《原鄉》：「老兵文學」的巔峰之作	261
五、重出江湖的上官鼎	266
第九章 波瀾壯闊的回憶錄	271
一、王鼎鈞回憶錄：一所獨家博物館	272
二、《巨流河》：見證海峽兩岸歷史的巨構	277
三、是大江大海，還是殘山剩水？	281
四、蔚為風潮的新歷史小說	286
第十章 浪潮湧進的文學史	293
一、南部文學史的初試啼聲	293
二、《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的史識與史筆	297
三、具有文學史品格的《臺灣全志·文學篇》	303
四、原住民文學史的建構	307
五、藍綠通吃的陳芳明	311
六、三種「臺語文學史」	318
七、蹊徑獨闢的《臺灣文學史長編》	322
八、藍色文學史的誤區	328
第十一章 文學巨星的隕落	333
一、胡秋原：兩岸破冰第一人	333
二、柏楊：美麗的中國人	335
三、葉石濤：分離主義者崇拜的宗師	337
四、豪氣干雲的顏元叔	340
五、鍾鼎文對臺灣詩壇的貢獻	342
六、紀弦：「現代派」的旗手	344
七、夏志清的「洞見」與偏見	346
後記：臺灣文學是我的精神高地	351
附錄一：臺灣新世紀文學大事紀要（2000～2013）	355
附錄二：本書主要參考文獻	371
附錄三：古遠清學術年表	373

導 論

如果說，從 2000 年起民主政治已翻了兩番，文化產業遭遇金融風暴與市場萎縮的泥石流，外加新千年發生的「九·二一」世紀大地震，給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帶來巨大衝擊的話，那網際革命、數位革命、眼球革命、指尖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浪潮，則將臺灣納入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

千禧來臨，靈異與神秘學說走俏，各式各樣的神通在佔領市場。人們最爲關注的是千禧年恐慌、天使論述、具有預言性質的夢、瀕死經驗這四種現象。《哈利波特》的巫術在使人耳目一新的同時，《魔戒》《達文西密碼》又成了某些人頂禮膜拜的對象。這種新興的靈知論，使天啓式宗教信仰丟掉主流的地位。敏感的新世紀作家，以先知先覺的身份感受內在的神性，他們無不在追求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發光靈體」，如阮慶岳的天使論述，張惠菁的死亡寓言，朱西寧的天啓之追尋，還有李渝的金佛、白鶴、金絲猴，都有濃厚的救贖意味及隨之而來的千禧迷狂。儘管這「迷狂」屬有爭議的話題，但與上世紀臺灣文學相比，新世紀的臺灣文學畢竟出現了不少新質，如「新臺灣寫實」及新鄉土小說的誕生、「後遺民寫作」、奇幻文學風潮、小說中出現的「後人類」情景、典範轉移與作家全集出版、《臺灣文藝》吹熄燈號、副刊的娛樂性和話題性在擠壓文學性、散文與小說界限不清、「同志文學」熱潮降溫、後殖民理論式微、國民黨遷臺一甲子的歷史記憶以及馬華作家在臺灣的論述。所有這些，促使「臺灣新世紀文學」和 20 世紀臺灣文學的不同在於期盼從文本到語言的激烈變革，期盼副刊格局不再固定於《中央日報》守舊、《中國時報》前衛、《聯合報》持中、《自立晚報》本土，期盼從形象塑造到文壇結構的重新洗牌，期盼用散文尤其是回憶錄去取代小說的霸主地位，期盼長篇小

說時代的來臨，總之是期盼突破上世紀文學的規範和權力分配，期盼在創作上尋找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表達方式。這種期盼，至少在「長篇小說成爲王道，臺灣本土蔚爲主流」〔註1〕方面，得到了實現。而獨派作家不滿足本土成爲主流，他們希望新世紀成爲「臺灣文學獨立紀元」，〔註2〕即讓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徹底切割新時代的來臨。

一、從「政治時間」到「文學時間」

語言本是使文學成爲文學的載體和邏輯底線，可主張廢棄中文用「臺語」寫作的本土派不願也不敢正視。這種語言應用問題便帶來意識型態、省籍矛盾、殖民文化等衝突，使「臺灣文學」定義起來歧義百出。遠未「定格」也就是說還未公開掛牌的「臺灣新世紀文學」，也不可能例外。即使這樣，我們仍認爲「臺灣新世紀文學」首先是指「自然時間」或曰「物理時間」。

所謂「自然時間」，係從2000年到《臺灣新世紀文學史》寫作截稿時間2013年。它已由文學批評的新述語到向文學史概念轉移，或者說這是一個在時間層面上有巨大能指的時代概念，其下限還可再延伸，這種策略性往往先驗地決定了「臺灣新世紀文學」的不確定性。本書使用它只不過是借「新世紀」在人類發展史上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間概念，在對臺灣文學運動、思潮、現象、創作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就有關臺灣當下文學的異質性與祖國大陸文學的同質性展開探討，以勾勒出臺灣文學13年來發展的概貌。過去，臺灣文壇流行「自由中國文學」、「臺灣鄉土文學」概念，其能指只代表主流的三民主義文學或反主流的本土文學，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臺灣文學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新世紀的臺灣文學」則試圖去除因省籍情結而導致歷史誤置和意義歧見，在多方面的考察和溝通中完成不分省籍的臺灣文學總體化，爲「中華文學」在臺灣的復興提供理論支撐。

作爲「自然時間」的「臺灣新世紀文學」，儘管新舊雜陳，遊移不定，但不管怎麼樣，它內含「政治時間」、「文學時間」〔註3〕。所謂「政治時間」，是指解除戒嚴以來尤其是20世紀末，臺灣的政治體制、思想體制、文化體制

〔註1〕吳鈞堯：〈信筆長短調〉，臺北，《文訊》，2014年8月，總第346期，第102頁。

〔註2〕《文學臺灣》2000年第1期「卷頭語」。

〔註3〕蔡翔：《一煙一紙》，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56頁。

發生了根本性轉軌。組黨自由、辦報自由、罵總統自由，這回的臺灣真成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自由中國」的迴光返照。可在選舉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臺灣社會，這自由並非徹底的自由，僅說從選地方官到選總統，「辦了幾十年，到現在大量票源仍遭受國外勢力、地方角頭、黑道老大、廟宇神棍等等操控。」〔註4〕其引人矚目部分是陳水扁執政8年在文化上刮起「去中國化」之風，使年輕世代「只知有臺，不知有中」，甚至「反中、仇中」，以及後來馬英九所做的遠不徹底的「去扁化」所掀起的陣陣波瀾。2012年，因小說家黃春明主張用中國語寫作而導致判刑兩年（緩），「臺灣新世紀文學」的政治色彩和文化價值才顯得格外突出。

所謂「文學時間」，是指在上世紀，文壇是以外省作家為主，發展到新世紀，本土作家已從邊緣向中心過渡，三民主義作家包辦文壇的傳統結構模式，在本土思潮洶湧而來的情勢下，發生了明顯的裂變。當下，「臺灣」的稱謂普遍取代了「中國」，「中、臺文學的關係，猶如英、美文學之間的關係」〔註5〕的主張由微弱到增強，「臺語文學」正在加足馬力向藍營文學刊物進軍。在長篇創作方面，得到「國藝會」的大力支持，早先還有「文建會」，當下則有文化部，以及各地方縣市文化局，更不能忘記臺灣文學館的功勞。正是他們，催生出陳雪《橋上的孩子》為代表的情慾長篇、以宋澤萊《熱帶魔界》為代表的社會諷刺長篇、以林央敏《菩提相思經》為代表的臺語長篇，這些不同風格的作品並行不悖。網路文學的繁榮興盛，則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文壇的權力組成，這使得文學的傳播手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如九把刀的小說還有鯨向海的新詩，不但將網絡文學鉛字化，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在改變著臺灣的文學生態。此外，以短小輕薄、重視傳播、文體出新為特徵的勵志文學或曰新型態通俗文學，如侯文詠、劉墉、幾米（繪本）、吳淡如、吳若權的作品，「飛入尋常百姓家」流傳甚廣。儘管他們的作品因過於大眾化而遭到堅守精英立場的評論者的酷評，不過這無法改變他們成為臺灣文學一個主要支脈的事實。即使駱以軍、郝譽翔、舞鶴等都市作家在他們的雅文學創作中，也或多或少滲有通俗文學的輕薄或創新的理念。正是在這種外來因素的誘導與內部求變的兩種合力作用下，文壇的結構及時作了相應的調整。且不論以

〔註4〕郭楓：〈兩岸文學的自由創作與獨立評論——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談起〉，臺北，《新地文學》，2012年12月，總第22期。

〔註5〕林衡哲：〈漫談我對臺灣文化與臺灣文學的看法〉，臺北，《臺灣文藝》1986年5月，第100期。

純文學爲主的大報副刊早就在向文化方面轉型，就是純文學雜誌也注重大眾文學的需求，更不敢小視網路文學的存在。

在臺灣，除《文訊》雜誌 2004 年 10~12 月策劃過「臺灣文學新世紀」專輯外，鮮有「臺灣新世紀文學」的提法，而在大陸，「新世紀文學」成爲各出版社出版系列叢書競相打出的新旗號，還成爲各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大陸新世紀文學」更不似「臺灣新世紀文學」那樣有複雜的政治文學內涵。如果說，上世紀光復後的臺灣文壇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國文壇」的建立與崩盤，那「臺灣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是「中國臺灣文壇」幾乎不見蹤影，眾多作家不再堅稱或不願稱自己是中國人和中國作家。和九十年代相比，批判性的多了，懺悔的少了；自由的多了，自律的少了；遊戲之作多了，嚴肅之作少了，尤其是「中國作家」少了，「臺灣作家」多了；得獎作品多了，經得起時間篩選的名著少了；文學事件多了，作品的含金量少了。當然，「臺灣新世紀文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和上世紀的臺灣文學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學有一定的承繼與聯結關係。在上世紀，臺灣文學的本土化論述在向臺獨論述過渡；到了新世紀，這一論述不僅成爲本土作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也逐漸被一些外省作家所吸納，所不同的是「臺獨」論述被改造爲「獨臺」或曰「華獨」論述，即「臺灣文學」是與大陸無關的具有獨立性的「中華民國文學」，即不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文學，而是一種特殊關係的文學，當然，也不是本土派眼中潛在的「臺灣（國）文學」。可見，「臺灣新世紀文學」這一「文學時間」與「政治時間」有諸多地方在重疊和交合。

說到「臺灣新世紀文學」與上世紀文學之間，其中有一個重要轉折是「八年級」作家對《聯合報》《中國時報》文學獎的漠視，對紙質出版物這條文學生產線的冷淡，文壇不再是精英人士的組合，尤其是「臺語文學」的張揚、異化及隨之而來的狹隘的臺灣文學定位。「臺語文學」本是方言文學，是臺灣文學多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發展到新世紀，「臺語文學」被某些本土學者升格膨脹爲「正宗的臺灣文學」，而用中文寫作的作品則被稱爲「華語臺灣文學」或曰「中華民國文學」。由此可見，「臺灣新世紀文學」並非處於黃金紀元的黎明，而是近乎黑漆漆的鐵器時代。不屬啓蒙世紀，而是停留在打造所謂「臺灣共和國文學」的史前階段。持這種主張的人陷入內心的荒蠻，中華文化、文明價值及國族認同在他們那裡再次面臨著生存危機。具體表現在陳